



闪亮的农具

□ 唐仪天

只有对各种农具有深厚情感的人,才能理解一件农具的价值。一件农具和一个多年从事农业的人达成了某种共识和默契,谁都不愿意让谁别扭。这些农具在运作和使唤的过程中,和农人进行着一次直达灵魂深层的切磋。农具的“灵性”是通过无数次的使用产生的,我们说这件农具是我的,或者说这件农具很顺手,其实是我们早已赋予了农具一种特性,谁的农具也只有它的主人才用得舒适自如,而每件农具都熟识了那些结满老茧的农人的巨掌,农人用唾液和肌肉打光了一件农具赖以生存的柄,在和土地田禾的深耕中刷亮了农具的脸庞。

农具不是演戏的道具。一个农民拿着不同的农具出现在田野时,表明了某个农时季节的来临,一个多年

从事农业的人,只要看见你拿着一件什么样的农具,就知道庄稼长到了什么程度。譬如,五月份拿一把镰刀上地,传达的不是麦子成熟的讯息,镰背上沉淀的植物浆会告诉我们苜蓿花将开未开,正是收获了肥牲口的时候。青草嫩香的气息已弥漫了整个村庄,笼罩了家畜的记忆。农具不是道具,它不仅耐用还要舒适。一把木杈、一个扫把都得光滑端正,以适应使用者的习惯。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庄稼人说:人快莫若家什快。在村庄人的眼里,一个农人上地不拿件农具一定不是个好农人,哪怕你扛着的铁锹、拿着的铁铲因另一件农事的紧迫而未使用也无妨。

从上古的石锄到现代化的机耕犁组,从弯月般的钢镰到联合收割

机,从石质的臼到大型的磨粉机……在历史的进程中,农具的形态变化万端,但哪样农具不是饱浸汗液的洗礼和手掌的触摸,而后才脱颀成我们手中不能或缺的巨手?好的农具其实是农人延伸了的手,我们借助这个利索的手,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

每一件农具都是一件精巧的艺术品,制造农具的不一定是工匠,而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发明。每件农具都充分照顾到了材料,陇东高原上架子镰弯曲自然的柄、连枷、碾架、磨杆、背篓……每一件农具的制作都付出了农人的心血,也充分地利用了材质的优良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舒适性 and 不可再造的艺术性,充满着大自然的质朴气息,它和一个

农人一样敦厚、老实,不失可爱的朴素与亲切。

我十七八岁走出校门,开始和农具进行了彻肤彻骨的接触,宽泛地说,这四十年我几乎没有一天不与农具接触和相望。我从小在纺线的车窝里睡觉、在织布的木机边学步、在木轮大车上扬鞭,连谈恋爱都拄着铁锹,好像失去了铁锹就失去了依赖。农具几乎成了我身体上的一个部件,啥时间用什么部件就很自然地对接上,啥时节不用了就拆卸掉。有一次我转到城市的橱窗窗前,巨大的玻璃映出我的形象,左肩高右肩低,一副扛铁锹的模样。我在操作着农具与大地对话时,早已深悟了职业对人的影响,诸葛亮蜗居茅庐,运筹的是治国平天下,姜子牙岸边垂钓,翘盼的是收拾金瓯一片。而我挥汗田间、走笔炕头,写出的只是一个

乡村人的苦乐。

一件闪亮的农具会让一个农人爱不释手,而我则是这个村庄和土地爱不释手的农具。多年来它们用巨大无形的手掌握住我,把我使唤得闪闪发亮,而后就渐渐钝去。我的头上愈来愈多的白发和我力不从心的精力,一再证明我闪亮发光的日子将越来越少。我一直想脱离这只巨掌,当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时,就觉得许多我曾经使唤得很顺手或是还不至于顺手的农具,纷纷从院落的杳杳拐角处站立起来,争先恐后地扑向我,唯恐我伺机逃脱。我感念这些农具与我多年的深情厚谊,有时竟潸然泪下。是它们磨钝了我最初的锋利,是我开启了它们的锈钝,在这个过程中因苦得乐,因乐思苦,相依着走过村野的四季更替。几十年与农具的相互打磨中,我的思绪也时时地放电。有些稍纵即逝的想法,因农忙而未能收藏于手稿,有些东西我已牢牢锁定了,在扔下农具时,我就抓起笔杆把对村庄的感悟抒就成文。

多年以后,我会对我的后人说:作为一个农人,在土地上耕耘的同时,我也做过一些寻常农人所不做事,我珍藏了我生命的时空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挖掘出了一个农民在劳动过程中的喜怒哀乐,它们进入了我的文字就像农具进入了土地。

春到河西(外一首)

□ 张瑜

塵战黄沙线,挥锄压草勒。
春风催造绿,丝路著雄文。

瑞鹧鸪·春声

轻寒还暖说春风。新芽层出喜无穷。
翠柳青丝,荡拂行人影,鹭跃鸥旋籁乐融。
大河清浅滩涂露,孩提亲水情浓。陇头栽树,荒沙压草,图远景、豁心胸。再续长征赏彩虹。

春信至

□ 刘居荣

不知道
昨夜的风
泄露了
春天的
多少秘密

夜思 春信至
上唇是六九
下唇是看柳
柳树发芽
春天来了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包括我的内心

在曲溪

□ 汪渺

几根青草,弯着细腰
想将曲溪中的粼粼波光,捞起

一只鸟俯冲下来,叼起一串水珠
那串水珠,鸟鸣一样清亮

一只蝴蝶,落在我的肩头
轻盈一拍,就拍掉了一身俗尘
翠柳,在头上轻轻一鞭
抽得我内心翠绿一片

我觅诗的一支笔,掉进了草丛
也想吃一口嫩绿的野菜,解馋

离开时,一根野草温柔地缠住了脚腕
那深情的挽留,够我一生怀念

时光的影子(外一首)

□ 杨错

落在初春,就是柳树
吐露出的新鲜绿芽
每天长大几分
让我逐渐看清一株植物上
时光的雏形

一棵柳树,或一头深山隐居的猛虎
都是时光在世间的一种呈现
一座山峦和一条河流
演绎相对的静止和流逝

其实,我亦是时光喂养大的孩子
每一次年轮的添加
在发芽和凋落中
窥探时光匆匆而过的影子

只有万籁俱寂的夜晚
时光的影子,与我融为一体
像一张神秘的手掌摩挲着棋子
放到夜空就是闪烁的星辰
偶尔掉落几颗
照亮大地上那些清澈的内心

一棵树的星辰大海

一棵树能长多高,缀多少叶子
挂多少果子
往往由不得自己决定

土壤是否肥沃
雨水是否充足
阳光是否适宜
一棵树,随遇而安

能收集多少过往的鸟鸣
梦想中浩瀚的星辰大海
一棵树并没有过多诠释
没有浓墨重彩铺陈

中年以后,我理解了一棵树的
艰辛与沉着
也看到了它
内心不断扩张的星辰大海

探访正义峡

□ 张军

正义峡,是黑河在张掖地界的最后一个峡口,当地老百姓称之为“石峡”。

初闻正义峡,是十年前的事了。记得在一个展览馆里,讲解员指着面前的沙盘说,这里就是正义峡,黑河水流过正义峡,穿过一片胡杨林,就到了内蒙古的居延海了。沙盘里的正义峡峡谷很窄,两岸是连绵不断的山峰,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

第一次探访正义峡,是在数年前的一个深秋。秋日的正义峡,是一派富有地域特色的景象——清亮幽婉的潺潺水流,黄绿相间的树木,身披暮色散开的羊群,星星点点在田畦劳作的农人,岸边陡峭险峻、清瘦刚劲的群峰,还有峡口农人架起的那一座便桥……沿着正义峡谷走走、看看,峡谷里散布的大小树木,或婉约,或豪放,或内敛,或活

泼……随着阴晴变化,四季更替,呈现出变化万千、妙笔难绘的景致。

再度涉足正义峡时,恰逢刚下过一场夏雨,河里的水位明显升高。河水扭动腰肢,打着旋儿,晃晃悠悠地向下游流去。几只黑色的水鸟时而贴着水面低飞,时而漫步在岸边的水草丛里啄食。峡谷内,几棵大小不一的胡杨树也换上了嫩绿的夏装,枝叶飒飒,韵味十足,只待秋风吹过,便在谷内点燃一片耀眼的金黄。峡谷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两三团羊脂似的白云凝滞在峰顶,仿佛要把我们融入如梦如幻的境界里……

“快看,传说中的‘金龟探水’!”同行中有人一声惊呼。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峡口内的一个山丘上,一块高一米七八、长五六米的巨石,半悬空卧在那里,外形极似一只乌龟,蜷缩的四肢,浑圆的龟甲,伸着的龟头向着黑河,尖翘的龟尾衔接着群山。人们戏称这个景致为“金龟探水”。距“金龟探水”不远,还有一处遗迹被称为“赵公井”,两处景致遥相呼应应着“赵通驻守,神龟偃敌”的美丽传说。

听说在正义峡,有块闻名遐迩的“太上灵岩”,我试图登山找到这块灵岩,攀岩过壁。爬了半天,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前面还是一山更比一山高。下山,歇息片刻,我们沿着河岸一条崎岖小道继续西进。小路一侧紧贴着山壁,另一侧是抖动着波纹、蜿蜒而下的黑河水。沿途奇峰罗列,绝壁高下,偶尔露头的野花灿烂地点缀着陡壁。

再访正义峡,不由感叹其厚重与卓越之美——千峰竞秀,万壑争流,蝶飞蜂吟,翠色斑斓,正义峡如一幅画卷,凝重而又清新……

塬上雾凇

□ 师正伟

于冬日,在董志塬邂逅了难得一见的雾凇景观。

放眼望去,“玉树琼花云叠,满目银装素裹”,晶莹剔透、轻盈洁白的雾凇,婀娜多姿,宛如玉树琼花,如梦似幻,把董志塬装扮得如诗如画。

雾凇,俗称“浓霜”或“树挂”,毛茸形、疏松体、水晶状。雾凇非冰非雪,而是下雪之后,空气湿度较大,突然降温,水汽在花草树木上凝结成如雪如玉的自然奇观。因其挂满枝头,凌霜傲雪,在斗寒中盛开,晶莹剔透,冰清玉洁,好似“琼楼玉宇”,成为北国风光中的一朵奇葩,令人沉醉,因而又被称为“梦送”“雪柳”“冰花”“傲霜花”“琼花”。

“雾凇”一词始见于南北朝时期宋·吕忱所编的《字林》,其解释为:“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谓之雾凇。”而最奇妙的当属“梦送”这一称呼。宋末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说,当时民间称雾凇为“梦送”,意思是说它是在夜间人们做梦时天公送来的天气现象。

“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花”,这句话形容的就是“雾凇”。雾凇,是一种不可求的自然奇观。此刻,从高处俯瞰董志塬,整个大地白雪皑皑,沟壑峰峦银装素裹,玉树琼枝晶莹剔透;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梯田像巨大的五线谱,漫山遍野、形态各异的天然“雪雕”则如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走近细看,柳树结银花,松树绽银钗,点缀在山间角落的花草树木在

“冰凌花”的装扮下,姿态各异,轻盈洁白,俨然童话里的冰雪世界。

“古树结玉蕊,枯枝挂冰花”。大雪之后,形状各异的花草树形成千姿百态的雾凇景观,草木之上,茫茫一片,似雪非雪,仿佛披上一层晶莹的玉锦,让人目眩;一朵朵冰花点缀在树枝上,犹如珠帘长垂,层层叠叠,玲珑剔透;山风拂过,冰挂撞击,叮当作响,悦耳动听,宛如天籁……

远看景,近看形。借雾凇之晶莹,冷寂一冬的枯树残枝又衍生出一种奇幻之美,每一棵树都自成一幅独特的水墨画;山峦起伏处,松柏上那如雾似烟的绒冠,彰显着挺拔高傲的身姿,让人生出无限敬意;半山腰那一抹青竹被一根根冰棍压弯了腰,好似一地成熟的稻谷在低头沉思;路边的垂柳凝霜挂雪,银丝闪烁;山脚下一丛丛灌木林挂满了晶莹的霜花,仿佛一枚枚凝固的琥珀镶嵌在大地上。此时,不管是光秃秃的落叶树木,还是四季常青的松柏、云杉,都被雾凇雕琢成了“琼枝玉叶”,璀璨耀眼、晶莹剔透,为萧索的寒冬平添了几分灵动。

明明是寒冬腊月,却仿佛春临大地,繁花盛开。

冒着严寒,一路走,一路看,无处不在的傲霜花仿佛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董志塬的风貌。充满诗意的雾凇奇观,让人心生喜悦。寒冬里,赏雾凇,品古诗,悟人生,悦身心,不失为一种生活情趣!



百花

第 3235 期

雨露时节

[中国画]

张志勇 作

陇东春韵

□ 孙鸿岐

春的讯息,起先被窗外那群鸟儿捕捉到了,它们尽情地在门前啾啾那棵大槐树上歌唱,蔚蓝的天空下,大地上的万物开始悄然萌动。

“打春一日,百草重生。”父亲这样说。春天一来,冬小麦迅速换上绿装,就连老树上的枯枝也长出了新芽,碧绿的柳枝在春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人招手致意。青杨、白杨哗啦啦展开嫩绿的叶片,草丛中的小野花,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静悄悄地盛开着;杏花、桃花、梨花,如云似锦,点缀着春天。静寂的夜里,微风拂过,樱花如雨般飘落,浓郁的清香,沁人心脾。我独自行走在幽静的村道上,月色撩人,鸟鸣清脆,如梦幻般的景象,不由想到了唐代诗人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风最自由,带着湿润的芳香气息,轻轻拂过脸颊,鼓荡着我的衣襟,暖暖的,像棉絮一样轻轻温柔。冬眠的小黄鼠、小青蛙们睁开惺忪睡眼,东瞧瞧,西看看,似乎在说:啊!一切又是新的。春天像一位诗人,又似一个画家,其作品处处充满诗情画意,令人回味无穷。

庄户人把立春叫“打春”。农谚有曰:“春打五九尾,吃油像喝水。”这是人们对长期生产实践的总结,也是对美好日子的期盼。打春,即打开春天。仿佛紧闭的节气之门被时令“吱呀”一声推开。春,既然被打开了,接下来就要闹春。一到正月,社火队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老家的社火队很有名气,有舞龙的、有耍狮的、有踩高跷的、有扭秧歌的、有撑旱船的,也有跑场子的,沿村进户,锣鼓喧天,浩浩荡荡,甚是排场。若遇社火闹春汇演,那场面,鼓对

鼓,锣对锣,龙对龙,狮对狮,真可谓龙腾虎跃!

闹春中,孙寺洼社火队的春官说诗,最为吸引人。社火进场,只见春官大扇一摇,张口即吟:“今年春节分外红,寺洼社里闹新春。”春官无品不算官,手摇羽扇说平安。家家门前说一段,不图名利不图钱。”此言一出,发红包者,只好作罢。“春官本是社火魂,全靠能说来赢人。民间文化花一采,一年更比一年红。”这些合辙押韵、乡土气息浓郁的打油诗,顿时把“闹春”活动推向高潮,活动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花灯一迎,闹春才结束。

“一年之计在于春。”转眼到了春耕时节,勤劳的乡亲们,赶着黄牛,扛起农具,沿着那条熟悉的田间小道,向着心中盘算好的日子出发了……